

#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刘 德 增

(山东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摘 要:**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关键词:**圆仁;新罗;唐朝;中秋节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 4721(2003)06- 0097- 05

日本仁明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六月十三日午时,日本第18次“遣唐使”从九州博多启航。45岁的日本佛教天台宗高僧圆仁随行。七月二日,圆仁一行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湖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开始了他在唐朝历时九年零两个月的求法巡礼活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九月二日午时,圆仁一行从文登县赤浦启程回国。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朝与日本及新罗历史的重要文献。圆仁在唐朝求法巡礼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唐朝民风民俗的观察、记录,节日风俗是其中之一。他在行记中具体记载了立春、上元、寒食、清明、端午、立夏、立秋、立冬、冬至、除夕、年日等节日及其节俗活动。圆仁对唐朝某些节俗的记载极为详细,弥补了中国文献记载之不足,为我们今日研究唐朝节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如他对冬至节俗的记载:

廿七日,冬至之节,道俗各致礼贺。在俗者拜官,贺冬至节。见相公,即道:“运推移日南长至。伏惟相公尊体万福。”贵贱官品并百姓,皆相见拜贺。出家者相见拜贺,口叙冬至之辞,互相礼拜。俗人入寺亦有是礼。众僧对外国僧即道:“今日冬至节,和尚万福。传灯不绝,早归本国,长为国师”云云。各相礼拜毕,更道严寒。或僧来云:“冬至,和尚万福。学光三学,早归本乡,常

为国师”云云。有多种语。此节总并与本国正月一日之节同也。俗家寺家各储肴膳,百味总集,随前人所乐,皆有贺节之辞。道俗同以三日为期,贺冬至节。<sup>[1](P21-22)</sup>

圆仁记载的这些节俗活动的真实性,可从唐代其他文献中得到印证。

圆仁到达扬州海陵县白湖镇桑田乡东梁丰村后,由于唐廷没有批准他去天台山求法的请求,圆仁滞留扬州多日,后来溯海北上,开成四年(839)六月七日,到达登州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住进了赤山法花院。“赤山法花院,本张宝高初所建也。长有庄田,以充粥饭。其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冬夏讲说,冬诵《法华经》,夏讲八卷《金光明经》,长年讲之。南北有岩岑,水通院庭,从西而东流。东方望海远开,南西北方连峰作壁,但坤偶斜下耳。”<sup>[1](P62)</sup>法花院旧址位于今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石岛山。张宝高,又作“张保皋”,杜牧撰有《张保皋郑年传》,<sup>[2]</sup>《新唐书》卷220《东夷传》、朝鲜《三国史记》也记载了他的事迹。张保皋之父为归化新罗的中国人,今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张家村《张氏族谱》称张保皋为张氏族人。<sup>[3]</sup>法花院是新罗侨民在唐朝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成四年前后,法花院常驻僧侣24人,最多时僧侣达40余人。周围的新罗侨民经常到法花院集会,活

收稿日期:2003- 05- 06  
作者简介:刘德增(1962- ),男,山东平度人,山东教育学院教授。

动。法花院讲经及其他活动,基本上保持新罗习俗:“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sup>[1](P72)</sup>圆仁在开成五年(840)正月十五日的行记中写道:“此日山院法花会毕。集会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sup>[1](P76)</sup>据此,法花院周围的新罗侨民多达二三百人。圆仁在赤山法花院住了8个月,开成五年二月十九日才离开。在赤山法花院期间,圆仁度过了一个令他难忘的中秋节:

十五日,寺家设饽饨饼食等,作八月十五日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其渤海为新罗罚,仅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后却来,依旧为国。今唤渤海国之者是也。”<sup>[1](P67)</sup>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以下四个问题:

其一,开成四年八月十五日,赤山法花院的新罗僧人“设饽饨饼食等”欢度佳节。饽饨,北魏贾思勰云:“饽饨:揉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揉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sup>[4](卷《饼法》)</sup>饽饨又名“不托”,宋人欧阳修《归田录》卷2“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饽饨。”饼食,唐代名目繁多,据统计有64种。<sup>[5](P209)</sup>从制作方式上,可以分为烤饼、蒸饼、煎饼、汤饼四大类。饽饨实即汤饼的一种。唐代,汤饼是生日宴会上具有标志性的食物。《新唐书·后妃·玄宗王皇后传》:“后以爱弛,不自安。承间泣曰:‘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帝惘然动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后来,生儿三日设筵招待亲友,俗称“汤饼筵”。

其二,此节新罗名为“八月十五”。

其三,八月十五日之节,唯新罗有之。检索文献,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中,高句丽、百济皆无此节,独新罗国有之。

其四,八月十五日之节,是从新罗战胜渤海的庆典演化而来,前后持续三天。

关于新罗的八月十五日之节,中国文献也有记载,其最早见于《北史·新罗传》:“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隋书·东夷传》所记略同。但不能据此认为隋代以前新罗即有此节,文献关于民俗的记载往往基于修史时的情况,《北史》《隋书》成

书于唐初,其对新罗八月十五日之节的记载应是反映唐初的情况。《旧唐书·东夷传》记新罗风俗云:“重元日,相庆贺燕飧,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可见八月十五是与元日并重的新罗节日。《新唐书·东夷传》所记略同。《太平御览》卷78《新罗》云:“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文献通考》卷14《乐考》记载:“新罗,每岁八月十五日设乐,令群官射,赏以马布。”从中国文献记载来看,新罗确有八月十五之节。《北史》等中国文献记载新罗八月十五之节“设乐”;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八月十五之节“作节乐而喜舞”,“歌舞管弦以昼续夜”,皆有乐舞这个内容。不同的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的新罗八月十五之节“设百种饮食”,《北史》等中国文献无载;而《北史》等中国文献记载的“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赉群臣,射其庭”,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无载。《北史》等中国文献记载的新罗八月十五日之节,战争庆典色彩较浓;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已民俗化。

中国的中秋节,民间亦谓之“八月十五”,这一点与新罗相同。但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的核心内容是家人团聚赏月,新罗人的八月十五日之节没有这项内容,他们的“八月十五”乃若干人的欢庆活动。

## 二

仲秋八月,唐朝的官方活动主要是祭社。祭社分春、秋两祭,春祭曰“春社”,秋祭曰“秋社”。春社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秋社则是庆祝丰收。秋社乃唐代“岁之常祀二十有二”之一。《旧唐书·礼仪志四》:“仲春、仲秋二时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龙配,稷以后稷配。”此外,仲秋还祭孔子于太学。《新唐书·礼乐志五》:“文宣之祭,至仲秋犹祠之于太学。”

在此应指出的是,民间往往混淆“中秋”与“仲秋”,“中秋节”又作“仲秋节”,实际上,“仲秋”指农历八月,北宋以后,由于八月份最重要的节日是中秋节,故民间又谓之“仲秋节”。

在唐朝以前,中秋并非节日。南北朝时江陵人宗懔编写的《荆楚岁时记》详记荆楚一带的时令节日,这些时令节日大多为当时大江南北所通行,唯具体的礼仪荆楚有别。《荆楚岁时记》大多散佚,明人陈继儒辑录48条,八月份仅有十四日一节:“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馈赠。”<sup>[6](P59)</sup>陈氏辑本不全,宋

金龙先生的校注本又辑录了一批佚文,八月份也只有“天灸”和“眼明囊”两项 [6](P125)

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为何没有八月十五中秋节?清人王谟《荆楚岁时记》识云:“谟尝以唐人诸类书备载四时十二月令节,而不记中秋为憾,今考是记,亦只载八月十四日作眼明囊事,于十五日亦无闻焉。窃意自唐以前,世俗尚无中秋故事,不宜荆楚别有沿革也。”王谟认为,宗懔《荆楚岁时记》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不是因为荆楚一带没有此俗,也不是宗懔原著有之,后来散佚,而是至唐代尚无中秋一节。

不过,中秋赏月,至迟在南北朝时便有之。《昭明文选》卷30所收南朝刘宋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即为中秋赏月之作。入唐,中秋赏月屡见于诗文。对此,尚秉和先生考证说:

至八月十五夜,在唐时虽有玩月故事,在社会视之,似无若何兴趣,不惟不能与寒食等,并不能与端午同也。其见于唐人小说者,除《集异记》《异闻录》《唐逸史》记明皇入月宫服仙丹,《宣室志》记周生梯云取月事外,余事甚少。而唐诗除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最驰名外,余如杜工部、李太白、白香山、韩昌黎、柳河东等吟咏中秋者,偶有之,而不甚著,是其证也。 [7](P445)

检索《全唐诗》,咏八月十五中秋之诗,凡111首,出自65个诗人之手。这111首诗的主题,一是玩月、望月、赏月。值得注意的是,玩月、望月、赏月活动,乃作者与同僚、知己的雅兴,如与武元衡在锦楼望月的有崔备、裴度、柳公绰、徐放、张正一、卢放、卢士玫、王良会等,武元衡作《八月十五夜与诸公锦楼望月得中字》,其他人也分别作诗酬和。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与家人玩月、望月、赏月之诗。二是感伤岁月不再,思念友人。第二个主题往往与第一个主题合二为一。在这个方面,白居易是个代表。白居易题咏八月十五的诗歌尤多,有《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闻崔大员外翰林独直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中秋月》7首。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入中年以后,白居易深感时光如梭,岁月不再,他的诗大多以此为主题,以岁时节日为题之诗也就格外多。在玩月、望月、赏月的过程中,赋诗是主要活动。这111首诗皆是在玩月、望月、赏月时所作。

不过,唐人拜月、赏月更多是在七夕之夜。高国藩先生对唐代文献和敦煌文书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

从古典文献可见,七夕拜新月之风俗当产生于中唐之时,至晚唐,又与八月十五日中秋风俗——家庭团圆的日子相结合,转变为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拜新月。 [8](P410)

高先生认为中秋赏月风俗晚唐才有,以家人团圆为题的中秋节此前已存在。这种中秋节肇始于何时,高先生没有明言。不过,至少在唐代,未见这种性质的中秋节之记载。

唐代最早关于中秋玩月的记载,皆系唐玄宗之事。张翰《松窗梦语》卷《时序纪》:“中秋玩月肇于唐明皇。”《逸史》卷《罗公远》云:“罗公远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罗公远导从玄宗上天游月宫,暗记仙人舞曲,返回人间后,依其音律,制成《霓裳羽衣曲》云云,此乃志怪小说,不足为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撤去灯烛》云:“苏颋与李义对掌文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清光可爱,何用灯烛?’遂使撤去。”同书卷下《望月台》曰:“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开元天宝遗事》一书,南宋洪迈考证其所记之事多伪妄不可信, [9](卷一《浅妄书》)言之凿凿。

在65位诗人的111首以八月十五、中秋为题之诗中,以杜甫《八月十五夜二首》最早,杜甫这两首诗作于大历二年(767),时年杜甫56岁。其他以八月十五、中秋为题之诗,绝大多数属于晚唐诗人之作。

### 三

一般认为,中秋节起源于唐朝,如张泽咸、 [10]李斌城、李锦锈、 [11](P624-625)、吴玉贵、 [12](P635-637)等皆持此说。实际上,唐朝中秋尚无节日的性质。构成节日的要素,一是有约定俗成的时间;二是有特定的民俗活动;三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特别是民间节日,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在唐代,八月十五中秋赏月仅是少数文人学士的雅兴。而新罗的八月十五之节,已具有节日的性质。

圆仁在唐朝求法巡礼历时九年零两个月,行程历经唐朝20州、35县,他只记载了在赤山法花院的八月十五日之节,其他地方的这个日子,他只字未提八月十五日之节之事,如开成五年八月十五日,他在朝邑县(今陕西大荔东),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十

五日,发,西行卅里到朝邑县,于店断中。斋后,西行卅五里到同州,入靡化坊天王院宿。夜雨。”<sup>[1](P139)</sup>会昌三年(843)八月十五日,他在长安,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十五日,修惟晓三七日斋,此夜月蚀。”<sup>[1](P174)</sup>此外无他,应是他所到的那些地方当时还没有这个节日。

新罗侨民在唐朝的人数颇多,从圆仁的行记来看,在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海州、楚州、扬州、长安等地,有若干新罗侨民集中居住的“新罗村”、“新罗坊”等;唐朝政府也设立专门的“新罗馆”负责接待新罗官方使节,还设立“勾当新罗所”负责管理新罗侨民。新罗派遣了大批文人学士留学唐朝,长安有新罗、日本等国留学生8000多人。新罗留学生中有很多人在唐朝应试中举,今可考者达58人,<sup>[13](P43)</sup>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唐朝做官,众所周知的崔致远12岁来华,18岁登科,曾任宣州溧水县尉等,28岁回国。他在唐朝时与不少文人学士结下深厚友谊,其中有江东诗人罗隐、顾云等。圆仁在会昌三年八月十三日的行记中也记载了一位在唐朝做官的新罗人:“为求归国,投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是左军中尉亲事押衙也。信敬佛法,极有道心,本是新罗人。宅在永昌坊,入北门西回第一曲,傍墙南壁上,当护国寺后墙西北角。”<sup>[1](P174)</sup>唐朝的外来侨民颇多,他们的衣食住行、歌舞娱乐等等对唐朝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到黎民百姓,对外来习俗皆情有独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谢弗在他那部饮誉全球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sup>①</sup>——书中写道:

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俗、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拜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sup>[14](P47)</sup>

唐朝文人学士尤喜与日本、新罗等外国文人学士交往,如李白、王维等与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的深厚友谊,崔致远与江东诗人罗隐、顾云的交往,等等。圆仁归国时,著有《八月十五夜玩月》的僧侣诗人栖白也曾赋诗相送。晚唐以八月十五、中秋节为题之诗骤增,而此时也正是唐代文学作品中反映外来文化最多的时期。谢弗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外来题材最盛行的时代是在九世纪,而九

世纪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sup>[14](P52)</sup>原因是:“从九世纪初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一去不复返,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不管是佛教手稿还是医书,也不管是昂贵的锦缎还是珍奇的美酒,甚至哪怕是想要一睹来自突厥斯坦的杂耍艺人的风采——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sup>[14](P59)</sup>于是,外来文化以更大的魅力为人们所关注。

中国文化最先传入的地区,就是朝鲜半岛。到半岛的三国时代,民俗已与中土没有太大差异,如百济,“婚娶之礼,略同华俗”;<sup>[15](《百济传》)</sup>高丽,“种田养蚕,略同中国”;<sup>[16](《新罗传》)</sup>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sup>[15](《东夷传》)</sup>新罗在唐朝的鼎力相助下,统一半岛,不遗余力引进唐朝文化。唐玄宗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sup>[16](《东夷传》)</sup>后来,朝鲜半岛上的士大夫便以“小中华”自诩。实际上,新罗文化并没有完全“中国化”,仍旧保持自己的特色,即使他们入住唐朝,亦不改其旧。如圆仁在他的行记中说赤山法华院,“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圆仁还具体记载了“新罗一日讲仪式”、<sup>[1](P74)</sup>“新罗诵经仪式”。<sup>[1](P74-75)</sup>

圆仁来华前后,唐朝境内八月十五日有两种活动,一是文人学士的赏月,二是新罗侨民的节庆。新罗侨民的八月十五之节对于喜欢“胡俗”的唐朝人,不能没有影响。唐朝文人学士赏月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新罗侨民的节庆影响,到北宋终于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八月十五中秋节。

月饼是中国传统中秋节的标志性食品,中国民间俗传中秋节吃月饼与元末汉族人反抗蒙古族的统治有关,如1936年《牟平县志》卷1《杂志》云:“俗云:‘八月十五杀鞑子’。相传当时各村皆置鞑子,管辖村民,横行无道,各村密谋杀之,先期以月饼裹文,互相馈送,约于八月十五,酒醉鞑子而杀之,故今中秋望夕,犹食月饼以为纪念。按此当为元末时事,虽不见正史,亦可为民族革命之一证。”“月饼”之名最早见于周密《武林旧事》卷《蒸作从食》,周密为宋末元初人,其《武林旧事》所记为南宋之典章制度与杭州之山川风俗,故“月饼”之名迟于南宋时已有之,与民间所谓“杀鞑子”无关。新罗八月十五节庆“设饼、饨饼食等”,当为中秋节吃月饼之源头。

① 该书原名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汉译本把书名改为《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参考文献:

[1] [日] 圆仁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 杜牧 . 樊川文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 张峡 . 张保皋的生平与业绩 [J]. 海洋文化研究, 2000, (2): P68- 69. .  
[4] 贾思勰 . 齐民要术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6.  
[5] 庄利华 . 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6] 宋金龙 . 荆楚岁时记校注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7] 尚秉和 .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1.  
[8] 高国藩 . 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 [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  
[9] 洪迈 . 容斋随笔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0] 张泽咸 . 唐朝的节日 [J]. 文史, 1993, 第 37 辑: P65- 92.  
[11] 李斌城 .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2] 吴玉贵 . 中国风俗通史: 隋唐五代卷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13] 朴真晔 .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14] [美] 谢弗 .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5] 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6] 旧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rgument of that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originated from Xin Luo

LIU De-zeng

(Shandong Educational College, China)

**Abstract** 4th year of Kaicheng (A. D. 839), Japanese eminent monk Yuanren saw Xinluo monks celebrating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n Fahua temple of Chishan village in Qingning township, Wendeng County, he recorded it in his travel notes “there is no such festival in other countries except Xinluo.”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 Wang Mo thought that the above view is neither for the failure of historical records, nor for no such festival in Jing Chu area, but for such festival did not exist before Tang Dynasty. From the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we can see, some scholar officials began to enjoy the full moon in middle period, especially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But middle autumn was not a festival in Tang Dynasty. Chinese traditional Middle Autumn Festival is formed from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integration of scholar officials’ activities of enjoying moon in Tang Dynasty and festival activities of Xinluo immigrants.

**Key words** Yuanren; Xinluo; Tang Dynasty; Middle Autumn Festival

[责任编辑 王大建]